

# 宋代中原詞人用韻

魏慧斌

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

—

李新魁先生認為，自宋至清口語的標準音一直以中原地區的河洛語音為標準<sup>[1]</sup>。在中國古代很長的一段時間內，中原地區方言是通語的基礎音系。通過文獻材料考求古代中原地區語言的面貌，在近代通語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義。1942年，周祖謨先生首先以邵雍韻圖和中原詩韻考訂了宋代汴洛地區的音系<sup>[2]</sup>，影響深遠。時隔三十七年後，魯國堯教授發表辛棄疾等山東詞人用韻研究的論文，創立分地區研究詞韻的方法<sup>[3]</sup>。嗣後，朱曉農先生使用數理統計方法處理北宋中原地區詞人用韻，結論為十七轍<sup>[4]</sup>。近年來，朱先生的方法很受學界的關注，筆者也對該方法中的統計單位和計算公式有所討論<sup>[5]</sup>。然而傳統的詩詞用韻研究方法也有自身的特點，不能完全用數理統計法代替。朱曉農先生的研究拘於北宋一代，魯國堯教授則限於山東一地，無法反映宋代中原詞韻的全貌。為了和其它地區詞韻相互參照，筆者認為有必要全面、窮盡式考察中原地區詞人的用韻。

我們主要依照現代漢語方言的分佈，結合傳統的地理概念來確定本文中原地區範圍，大致是宋代京畿路、京西北路、京西南路、河北東路、河北西路等轄區，今歸屬河南、河北、山東三省<sup>1</sup>。材料來源主要依據唐圭璋先生《全宋詞》<sup>[6]</sup>，並吸收近年來詞籍研究的新成果<sup>2</sup>。詞人籍貫大體參照唐圭璋先生《兩宋詞人占籍考》<sup>[7]</sup>，但宋朝宗室列入河南省<sup>3</sup>。共輯得118家中原地區詞人的詞入3237首，摘錄出韻段4230個。其中影響較大或詞作數量較多的詞人有：

- 1 筆者最初也把安徽詞人列入中原範圍，結果表明安徽詞韻通押現象很豐富，與其它三省差距較大，宜作另文討論。
- 2 主要有朱德才等主編的《增訂注釋全宋詞》（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1997，第1版），以及其它散見於期刊的論文。限於篇幅，不一一列舉。
- 3 北宋定都開封，宗室多生活於河南，故將宗室列入河南省，朱曉農先生做法也是如此。

曹勛(1089-1174)，陽翟人，今河南禹縣，詞作184首  
 賀鑄(1052-1125)，汲縣人，今河南汲縣，詞作218首  
 李之儀(?)，無棣人，今河北滄州，詞作94首  
 史達祖(?)，汴人，今河南開封，詞作112首  
 李曾伯(1198-?)，覃懷人，今河南武陟，詞作202首  
 朱敦儒(1081-1159)，洛陽人，詞作150首  
 辛棄疾(1140-1207)，濟南歷城人，今山東濟南，詞作629首  
 李清照(1084-?)，濟南人，詞作50首  
 晁端禮(1046-1113)，任城人，今山東濟寧，詞作141首  
 晁補之(1053-1110)，濟州巨野人，今山東巨野，詞作168首

經窮盡式繫聯和排比分析，我們認為中原詞人用韻可分為17部<sup>4</sup>。陰聲韻有歌戈部(廣韻歌戈韻，舉平賅上去，下同)、麻邪部(麻韻，佳韻部分字)、魚模部(魚虞模)、支微部(齊祭廢、支脂之微)、灰哈部(灰哈皆佳夬)、尤侯部(尤侯幽)、蕭豪部(蕭宵肴豪)、陽聲韻有寒覃部(山、咸攝陽聲韻)、真文部(臻攝陽聲韻)、侵尋部(侵韻)、庚登部(庚耕清青蒸登)、東鐘部(東冬鐘)、江陽部(江陽唐)，入聲韻有屋燭部(通攝入聲韻)、藥鐸部(江、宕攝入聲韻)、德質部(臻梗曾深四攝入聲韻)、月帖部(山、咸攝入聲韻)。

## 二

以下討論中原詞人用韻中的通押現象。

### 2.1 歌麻通押

共16例，其中辛棄疾有10例。如《玉蝴蝶·貴賤偶然》(三1936)叶：花遮麻多鴉家沙些何呵佳<sup>5</sup>，《江神子·一川松竹》(三1877)叶：斜家遮花多賒些他車涯<sup>6</sup>。此外李曾伯有3例，1例是麻邪部字押入歌戈部，《水調歌頭·千一載英》(四2796)：河戈和何麻娥峨歌；另2例是歌戈部字押入麻邪部，為李曾伯的兩首自步韻詞：《沁園春·一種孤亥》(四2821)，《沁園春·晚出千林》(四2821)，韻段都是：花葩些華娑家夸佳紗。娑，《廣韻》歌韻平、上聲兩讀；《說文·女部》：從女沙聲，孫愐音素何切，已經變入歌韻。李曾伯可能用的正是沙聲的古讀。李清照、趙礪老、可旻各有1例。

4 陽聲韻山、咸二攝筆者認為應合併為一部，和魯國堯教授、朱曉農先生意見不同。詳細理由可參看拙文《宋詞陽聲韻數理統計分析》(參考文獻5)。

5 韻例說明：首列詞人姓名，書名號內是詞牌及首句，首句超出4字者只取前4字以節省篇幅。括號內大寫數字為《全宋詞》卷號，[F]表示韻例來自於孔凡禮先生《全宋詞補輯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，第1版)，小寫阿拉伯數字為頁碼。冒號後為韻段。

6 該韻段中「他」雖為《廣韻》歌韻字，但宋代已押入麻邪部，不算通押。

16 例通押中，13 例均為個別歌戈韻平聲一等字押入麻邪部，其中「多」、「那」、「波」、「何」等字最為常見。魯國堯教授曾指出歌麻合韻現象「或許是仿古」<sup>7</sup>。根據我們的考察，歌麻合韻廣泛分佈於宋代江浙、江西、福建等地，不是方音的反映，而是一種較古的用韻現象。早在魏晉南北朝詩文韻段中就廣泛存在：曹植《閑居賦》葉「波華過」，張華《游仙詩》葉「沙波」。<sup>8</sup>

## 2.2 魚尤通押

共 4 例。尤韻唇音字并入魚模部都是宋音的普遍現象。在中原詞人用韻中，還出現了魚模部與尤侯部非唇音字的通押的用例。干訖《換遍歌頭·雪霽輕塵》(一 274)：柳五壺侯晝語呼舉路衝去。史達祖《玉燭新·疏雲縈碧》(四 2346)：蚰皺首縷後驟酒就又舊瘦袖。縷，廣韻慶韻力主切，《說文·糸部》：線也，從糸婁聲。孫緬反切亦為力主切。史達祖或許用古音入韻。

## 2.3 魚支通押

共 17 例，河南詞人王炎最為突出，有 11 例。《卜算子·散策問芳》(三 1854)：未恠去醉。《青玉案·深紅數點》(三 1853)：絮語暮恠雨緒事處。《虞美人·鏡中失畫》(三 1855)：語恠。《朝中措·薔薇露染》(三 1858)：膚衣隨非舉池。《西江月·蕝蕝落紅》(三 1858)：姝膚住枝思醉。《柳梢青·葭管風微》(三 1858)：微雖池裾擢都。《踏莎行·木落天寒》(三 1858)：暮護睡被羽雨。《驀山溪·鶯啼花謝》(三 1859)：去住處主度睡。《蝶戀花·柳暗西湖》(三 1852)：暮住緒雨睡路醉去。《南柯子·天末家何》(三 1858)：歸啼飛姝暉時。《清平樂·一杯椒醕》(三 1859)：醕醉睡歲。

其餘河南詞人中，只有史達祖有 1 例，《花心動·風約簾波》(四 2333)：雨舞去否處樹緒語里。

山東詞人辛棄疾有 2 例，辛棄疾《驀山溪·畫堂簾卷》(B50) 叶：語翠醉戍雨鑄。辛棄疾《祝英台近·綠楊堤》(三 1940) 叶：渡去睡雨苦誤處句。另外侯真、晁補之、王千秋各有 1 例。侯真《青玉案·年年寓屋》(三 1433) 叶：處舞未路付步否趣。晁補之《千秋歲·葉舟容易》(一 572) 叶：易地至處際寐對事醉起戶砌去里。王千秋《西江月·璀璨雕籠》(三 1477) 叶：書梳樹圖璣戶。

魚支通押也是詞韻比較習見的現象。《全宋詞》韻段中有 140 例此類通押，廣泛分佈於江浙、江西、福建等地區。這種特點仍然保留在現代的一些方言中，例如晉語有「支微

7 魯國堯：《論宋詞韻及其與金元詞韻的比較》，載劉曉南、張令吾主編：《宋遼金用韻研究》，香港：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，2002 年。頁 56。

8 劉綸鑫：《魏晉南北朝詩文韻集與研究》(韻集部分)(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1 版)，頁 1，頁 35。

9 王軍虎：〈晉陝甘方言的「支微入魚」現象和唐五代西北方音〉，《中國語文》第 3 期(2004 年)。

入魚]現象<sup>9</sup>。

#### 2.4 灰支通押

灰韻系、泰韻部分合口字常押支微部，是宋代用韻的普遍特點。受這部分字的影響，其餘蟹攝灰哈部字與支微部的通押也較多。

共23例。山東詞人4例，其中辛棄疾2例，《西江月·風月亭危》(三1944)叶：催懷醉來階會，《西江月·且對東君》(三1965)叶：催懷醉來台會。河南詞人19例，其中以朱敦儒為最，有7例，如《燕歸梁·帳掩秋風》(二867)叶：開吹雷台催來徂。

灰支通押反映了灰韻、泰韻等蟹攝字向《中原音韻》齊微部變化的過程。

#### 2.5 尤蕭通押

尤侯部與蕭豪部通押的現象在江西詞人中特別突出<sup>10</sup>，江浙詞人也較多。中原詞人較少，只有3例：辛棄疾《賀新郎·瑞氣籠清》(三1977)葉：曉奏島到窳緲農少少貌耀好笑了草老。曾覿《釵頭鳳·華燈鬧》(二1316)：鬧照透。曹勛《宴清都·畫幕明新》(二1209)：曉柳厚就有袖繡畫酒漏壽。

#### 2.6 寒覃部

山攝字和咸攝字存在較多的通押現象。下表是各詞人山咸合用的統計：

表 1

	曹勛	賀鑄	李曾伯	朱敦儒	史達祖	李之儀	辛棄疾	李清照	晁端禮	晁補之
山獨用	21	55	16	46	14	17	81	5	24	24
咸獨用	0	10	0	1	0	2	2	0	0	0
山咸合用	4	0	4	15	4	0	11	1	2	6

河南詞人朱敦儒的山咸合用現象特別突出，達15例之多。朱曉農先生指出可能與其在兩浙東路的宦途生涯有關<sup>11</sup>。而賀鑄咸獨用韻段10例，無一例是山咸通押。曹勛、李曾伯、史達祖只有山咸合用，無咸獨用韻段。山東詞人辛棄疾、李清照等合用比率與河南詞人相差不大。宋代咸攝-m韻尾逐漸消失，向山攝靠攏，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演變情況有所差異。總體來說，中原地區的變化要比江浙地區慢。

#### 2.7 寒覃部與真文部、庚登部、通押

寒覃部與真文部的通押，牽涉到元韻與魂、痕韻的問題，元魂痕合用是一種仿古現象。辛棄疾詞中比較多，共6例，如《浣溪沙·妙手都無》(三1968)叶：癡顰村言軒，《好

10 魯國堯：《宋元江西詞人用韻研究》，載劉曉南、張令吾主編：《宋遼金用韻研究》，香港：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，2002年。頁431。

11 見參考文獻4，頁99-104。

事近·和曉唱陽》(三 1905) 叶：穩晚引損。其它詞人用例有：曹勛《二色蓮·鳳沼湛碧》(二 1218) 叶：面淺問斷暖岸看伴晚。侯真《朝中措·依微春綠》(三 1435) 叶：千寒看槍山。侯真《多麗·帝城春》(三 1427) 叶：煙宣前椽年泉箋鮮言然甄。周文璞《一翦梅·風韻蕭疏》(四 2478) 叶：團鬢南間闌魂寒山。朱敦儒《望海潮·嵩高維岳》(二 839) 叶：川山坤天閑千然煙前問年。趙子發《浪淘沙·約素小腰》(二 741) 叶：身春新雲唇噴津輪。

噴，《說文·口部》：盛氣也，从口真聲。孤愾音待年切，廣韻徒年切，均為先韻字。但宋詞用韻中，噴皆與真文部字同用，如趙子發《浪淘沙·約素小腰》(二 741)：身春新雲唇噴津輪。現代漢語普通話也讀如真，宋代此字應有真聲一讀，或許是韻書失收之故。

## 2.8 江陽部與東鐘部通押

只有辛棄疾有 3 例，《一翦梅·憶對中秋》(三 1957) 叶：叢中中同窗窗工通通紅容容。《醉翁操·長松》(三 1939) 叶：松風公從中同江楓東重容封童翁龍忡逢鐘。《聲聲慢·停雲靄靄》(三 1912) 叶：蒙江窗從風容同翁。

魯國堯教授指出《詞譜》云：辛詞以東冬江三韻同用，猶遵古韻<sup>12</sup>。

## 2.9 侵尋部、庚登部、真文部通押

下表是中原代表詞人三部通押的次數。

表 2

	曹勛	賀鑄	李曾伯	朱敦儒	史達祖	李之儀	辛棄疾	李清照	晁端禮	晁補之
侵尋、庚登、真文	2		7	12		1	8	1	1	1
庚登、真文	2	1	12	13	10	1	15		2	6

侵尋部與庚登部、真文部的通押，反映了深攝字 m 韻尾已經開始消變。如朱敦儒《西江月·澹澹熏風》(二 856)：林聲聽心輕靜。李曾伯《沁園春·形勝風流》(四 2790)：並明今春人生亭陰。辛棄疾《賀新郎·雲臥衣裳》(三 1873) 叶：冷影頃暈陣粉恨品整憤潤醒。

庚登部與真文部通押反映了 ng 尾開始向 n 尾轉變。如朱敦儒《風流子·吳越東風》(二 839)：春明津云神塵魂昏。李之儀《萬年歡·暖律才中》(一 351)：成塵榮齡鳴情名。賀鑄《小梅花·思前別》(一 541)：分明君。李曾伯《水調歌頭·久欲乘槎》(四 2799)：塵神人春清賓更醺。史達祖《點絳脣·山月隨人》(四 2337)：影盡迴冷定鬢鏡。晁補之《清平樂·寒風雁度》(一 581) 叶：魂聲情。辛棄疾《定風波·昨夜山公》(三 1900) 叶：醒問。

從個人情況來看，朱敦儒的三部通押情況特別突出，其次是李曾伯、史達祖和辛棄

<sup>12</sup> 見參考文獻 3，頁 235。

疾。

### 2.10 入聲通押

中原詞人的入聲通押中，德質部和月帖部的通押最多。如曹勛《菩薩蠻·琴堂窗戶》(二 1228)：葉葉客陌。朱敦儒《如夢令·好個中秋》(二 868)：節屑月月客陌客陌客陌說薛。史達祖《醉落魄·江痕妥貼》(四 2347)：貼帖葉葉接葉楫葉切屑別薛客沒闕月。李曾伯《念奴嬌·黃梅過雨》(四 2804)：碧昔闌曷發月徹薛別薛北德策麥國德。賀鑄《木蘭花·羅襟粉汗》(一 529)：浥緝捻帖葉葉怯業接葉帖帖。辛棄疾《滿江紅·蜀道登天》(三 1869)叶：客陌別薛檄錫筆質滴錫說薛色職月月憶職。

其餘入聲各部之間的通押比較零星，具體情況見下表

表 3

	曹勛	賀鑄	李曾伯	朱敦儒	史達祖	辛棄疾	李清照	晁端禮	晁補之
德質、月帖	4	1	3	6	5	32	0	1	1
德質、藥鐸		1	3	1		2			1
德質、屋燭			1			3			1
藥鐸、屋燭		2				2			
藥鐸、德質、月帖	1		1			6			
藥鐸、月帖	1					6			

不同韻尾入聲韻的大量混押，反映中原地區の入聲韻尾進入了消變狀態。其中尤以辛詞為最，應該跟辛棄疾在南方的長期生活經歷有關。

### 三

跟江浙、江西、福建等南方地區詞韻相比，中原地區詞韻相對比較保守，存在較多的仿古現象，如歌麻通押、江東通押、寒真通押等，m 韻尾的消變，梗攝陽聲韻尾向臻攝的靠攏，入聲韻尾的融合等方面都比南方地區慢。

這種現象的形成應該與方言的影響有關。中原地區的底層語言是古代的北方話，唐以後長期以來充當通語的角色，受官府法令及文獻的制約很多，因此詞韻中仿古現象較多，變化較慢；而江浙等南方地區容易受到吳語、閩語等地方方言的影響，變化較快。

### 參考文獻

- [1] 李新魁：〈論近代漢語共同語的標準音〉，《語文研究》1980年第1期，頁15。  
 [2] 周祖謨：〈宋代汴洛語音考〉，載《問學集》(上冊)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6年。

- [3] 魯國堯：〈宋代辛棄疾等山東詞人用韻考〉，《南京大學學報》1979年第1期，又載劉曉南、張令吾主編：《宋遼金用韻研究》，香港：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，2002年。頁215-241。
- [4] 朱曉農：《北宋中原韻轍考》，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1版。
- [5] 魏慧斌、李紅：〈宋詞陽聲韻數理統計分析〉，《語言研究》，2005年第1期，頁82-88。
- [6] 唐圭璋：《全宋詞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，第1版。
- [7] 唐圭璋：〈兩宋詞人占籍考〉，載《宋詞四考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。

**【本文屬專著類】**